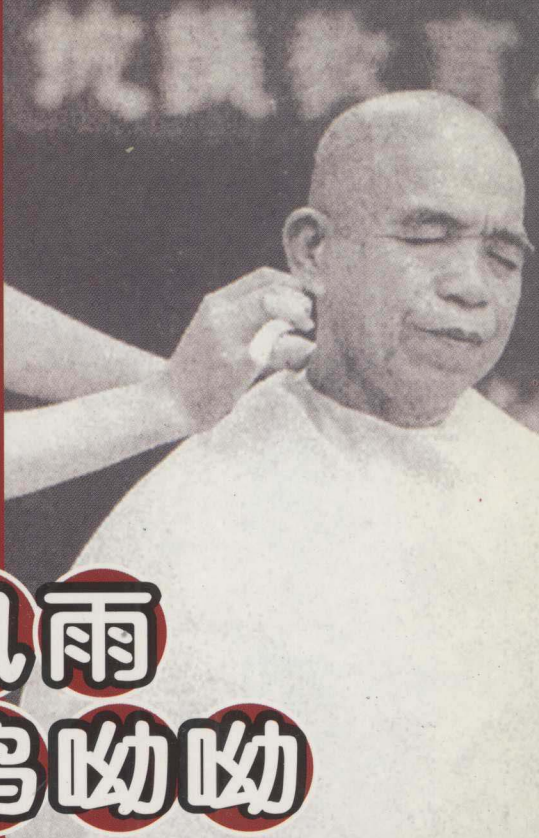


京华风雨 鹿鸣呦呦

辑一

陆庭谕著

华教征途从头越



大陸農民銀行住霸諭庭陸



京华风雨 鹿鸣呦呦

辑一
陆庭谕著

华教征途从
头越



东方企业出版

《京华风雨、鹿鸣呦呦》

辑一 “华教征途从头越”

作者：陆庭谕

出版：东方企业有限公司

承印：POLAR VISTA SDN. BHD.

发行：东方企业有限公司
- ORIENGROUP SDN BHD (211571-M)
15, Jalan 6/118C,
Desa Tun Razak,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
Tel : 03-9173 1434, 9173 1436
Fax : 03-9173 1412
Email : oriengb@pc.jaring.my

日期：2005年6月

定价：西马 RM20.00
东马 RM21.00

ISBN：983-9048-62-7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京华风雨、鹿鸣呦呦》

谨以此《京华风雨、鹿鸣呦呦》：

“华教征途从头越”、

“经年尘土满征衣”、

“路漫漫其脩远兮”

献给先父母和亡姐以及甘苦与共的战友们。

目 录

代序：苦中过来的大姐	1
家贫无奈做先生	6
州立高师的生离死别	9
回馈社会，歌唱人生	14
《1956 年全马高师同学夏令营》	18
高师礼赞	24
—— 写在第 2 届高师嘉年华会前	
高师四十年	26
第一篇：南大成立的影响	
高师四十年	31
第二篇：南大教授应邀演讲	
高师四十年	35
第三篇：吹响学术研究号角	
高师四十年	38
第四篇：十天讲学听众热烈	

高师四十年	43
第五篇：研究会的幕后英雄	
儿童合唱团的温床	46
——吉隆坡州立学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51
我们来到东海岸！	56
热闹矿山恬静渔村	60
书生大开眼界	64
归心似箭不留恋	68
短笛无腔信口吹	72
短笛无腔信口吹	79
——麻河小唱（第二篇）	
麻河边的故事	82
麻河小唱（第三篇）	
华教梦魇，教师惊魂（第一篇）.....	87
华教梦魇，教师惊魂（第二篇）.....	92
华教梦魇，教师惊魂（第三、完结篇）.....	98

从侨民到公民	102
华文保卫战	106
从「停止英文广告和英语演说」谈起（上篇）	
华文招牌缩小了	113
从「停止英文广告和英语演说」谈起	
迎猴年除妖猴	117
厕所，无处厕身之所	121
漫谈马中两国的公共设施	
双十国庆和女皇加冕	127
——侨民与奴才	
林连玉与福建会馆和逸园公馆	132
从华教“沙丁鱼”谈开去	137
谢冰莹演讲	140
湘江才女 小玉说书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146
——感人肺腑的师生谊	
欢送石镇波老师荣休	
安息吧，石头先生！	151
——悼念石镇波先生兼谈尊孔中学收女生	

又见群鸦日日来	154
小老师与老学生	170
挥别育三到南强	176
蕉赖发展的历史见证——南强学校	
巴山夜雨育三情	181
(92-8-30 育三师友餐会后记)	
吉隆坡的南大荒	188
蕉赖发展的历史见证——南强学校	
花一簇，爱心献南强	193
——“十大义演”的一个惊喜	
《桂冠、红星、丹心、赤子之心、	195
——谢谢你，路西！》	
南强注视蕉赖进展	197
蕉赖发展的历史见证——南强学校	
《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203
——闲话南强及“南大荒”	
图片	208
后记	

代序：苦中过来的大姐

1989年，父亲在中国广西玉林市病逝，归葬于容县大坡之出生地。噩耗传来，姐姐拥著我们这班弟妹哭成一团，遥祭北国的亡父，悼念父亲颠沛流离，坎坷的一生……。

1992年，在身边的母亲溘然长逝，姐姐更是哭得肝肠寸断，我们弟妹亦是悲从中来，风木之悲，哀哀慈母，生我劬劳……。

1994年，姐丈因癌症不治，姐姐遭逢丧夫之痛，却强忍悲伤，让弟妹们放心地说她经得起，也要儿女们节哀顺变。话虽如此，在儿女涕泣连连之际，也不免泪洒当场。

1999年5月，姐姐本身也油尽灯枯，离开自己的儿孙，也离开弟妹与甥侄，与世长辞了。

在一片愁云惨雾的灵堂，外甥们带著儿女抚棺悲恸……。六弟庭译从台北飞返，弟妹们目睹姐姐躺在棺木中的遗体，瞻仰遗容，不胜悲切，为什么天不假年！

尤其是姐姐的前尘往事，也就是父母兄弟姐妹的沧桑，她是父母亲的长女，是我们弟妹的大姐，长姐为母，她更是母亲的支柱。

我们家是个农村里的大家庭，母亲在众多妯娌中，要上侍

公婆，下和叔姑，要上山打柴，要下田耕作，要养蚕缫丝，要绩麻织布……是个典型的农家妇女。大姐出世，是她生命的一部份，是她精神的寄托，当祖父带著我们父母亲和姐姐飘洋过海来南洋新加坡、麻坡、玉射和伯父母、姑丈姑母会合，在这森林地区垦荒，在烈日照晒，蛮荒瘴气，虎啸猿啼……与世隔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两三岁的大姐给父亲减轻了离乡背井的愁绪……。而大姐呢，只有堂姐表哥等伴侣，但，不是能共游乐，都是随著各自的父母干活的。

在那样枯寂的童年，双亲常说，当年穿草鞋，背包袱，步行到南渡，搭木头船到梧州到广州，转搭大火轮住进大统舱，坐卧一席之地，在一望无际的“七周洋”（南中国海，七昼夜抵达新加坡）上，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翻滚，还是紧紧抱著大姐。好不容易经过棋樟山的检疫站，移民厅，进客栈……，又要上船到麻坡，再换小火轮到玉射上岸，拖著疲惫的躯壳到“山顶”，比家乡的穷乡僻壤更是荒凉。这是近百年前披荆斩棘，梯山航海的时代，在生活条件更加辛苦的“大家庭”干活，衣服自己缝，布鞋自己做……。大姐这个小女孩是父母亲的甘草。

姐姐比我大两三岁，所以我出世之后，母亲干活时，我和姐姐是由伯母和堂姐照顾的。接著二弟庭证，三弟庭诰和四弟的出生，大姐已整十岁，就一直在帮忙母亲照顾弟弟，我们都是吃母亲的奶长大的。母亲难为，做姐姐要处理弟弟的屎尿更难为，当时的婴孩裹的都是大人破烂的衫裤，沾满屎尿，要冲洗，真不简单，即使年纪稍长，所穿的也是小衫裤，喂粥喂饭，这一切的一切，大姐都有份做，之外还要帮忙家务……。当时还有四堂姐在照应。

大姐照顾弟妹

当世界经济大萧条，橡胶没人要，爸妈不得已转到巴莪去“砍芭”，父亲和大伙儿去砍芭、烧芭，母亲负责处理工友的伙食，庭证、庭诰和庭湛就由大姐照顾，也是“帮头帮尾”，没闲著。

在巴莪一两年，爸妈全家再回来玉射承包几亩胶园来收割。不久，大伯父母“倦鸟思还”，在“返乡”之前“祈产”，即所谓“分家”，把胶园分成三份，大伯父，五伯父和父亲各得一份。大伯父母回中国，“老家”由五伯父母继承，我们家新建在自己的园地上，不久惜梅妹妹加进我们的行列，姐姐就更忙了。

1942年日本蝗军攻占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一面是蝗军的奸淫掳掠，一面是“匪徒”的打家劫舍，劫财劫色。大姐和那些妙龄少女都丧魂落魄，改换男装，白天躲藏，晚上露宿，总算逃过此劫。

三年八个月的沦陷期，人们都得去砍伐森林，垦荒来种植薯类和稻米，我家也不例外，姐姐带领我们三兄弟即我和庭证帮忙爸妈，庭诰则带著惜梅“看家”和饲养牲畜。记得当时衣食住行的物资都非常缺乏，大姐已是大姑娘啦，骑脚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奔驰，难免会摔倒，一摔下去，衣服也都免不了破裂，她总是苦著脸说宁愿摔伤皮肤，千万别摔破衣服，多么可怜可悲与无奈。跟著是再照顾五弟庭讷和六弟庭译了，大姐的责任何等重大！

日本投降那年，姐姐嫁入朱家为人媳妇，一家好几口的大

家庭，姐姐秉承著妈妈的传统美德，默默地操作，到式华甥出世，姐姐既为人媳，为人妇，再为人母，真是好不容易！

灾难接二连三

1948年紧急法令之下，好多人都避“乱”回去中国。姐夫一家都回到广西平南的家乡去。广西本来就是山区，平南尤其是贫瘠，姐姐带著式华不得不步行好远好远，回到大坡向七伯父求助……这是苦不堪言，爸妈得悉大姐的苦况，大姐也要求爸妈设法让他们一家三口回来马来亚……。爸妈费了好大的劲，才替他们办好手续，可以返马了，可是，出国前夕玉珍甥女出世了。不得已忍痛将女婴交给钟姓船家收养，这也是七伯父安排的。然后在1951年中返抵兵荒马乱的玉射。

当“满身创伤”的姐姐和姐夫带著式华，为亲生女婴“留在船家”而牵肠挂肚之余，旧地重临，竟然是父亲被拘禁等待遣送回中国。被“迁进新村”的家，满目疮痍。姐姐和姐夫忙著安顿之外，还要强忍悲痛安慰母亲，支持著母亲……。

在这困境里，又一个晴天霹雳，父亲要母亲带著子女一道“遣返中国”。军警到来强制执行把“一家人”押送到吉隆坡洗都老人院等候上船。

妈妈当时却是“死不同意”，理由是回到那种乡村，耕种没有收成，不热死、冷死也将会饿死……！经过这样的“抗争”，爸爸也退让了，向当局申请让妻儿留下。母亲和这一班嗷嗷待哺的儿女和姐姐一家就此相依为命，庭诰弟愿意辍学工作，让我和庭证弟完成师范课程方便谋生。加上姐姐的支撑，母亲的含辛茹苦才有著落。多少年来，姐姐尽了最大的心力！

不幸的是，姐夫却崩溃了，消极了，借酒浇愁，沉迷于“麻将台”，然后债台高筑，儿女却一个接一个降临。姐姐咬紧牙关，硬撑硬顶，心力交疲，健康却彻底毁啦。

好不容易有式华和其妹淑芬分担生活费，其弟式光和式田也早早当家，让更小的淑莲和式明继续求学。最后，姐夫振作起来，儿女也开始成家立室，正以为可以喘一口气，谁知，姐夫却身罹癌症，害得姐姐手足无措！

作为妻子要照顾丈夫，作为母亲要为儿女操心，作为女儿要关心老迈的高堂，作为大姐还是心存弟妹，往往是不顾自己，食少事烦……唉！

母亲去世了，丈夫也去世了，姐姐她自己也被病魔缠上了，真的油尽灯枯，气数已尽，儿女们再尽心尽力，怎样延医也药石无灵了，唉，大姐！

我们大姐这一生都是“苦”中过，大姐也像母亲一样默默地承受，不怨天，不尤人，她支持著母亲，让母亲支撑过来，让弟妹们没有太多后顾之忧，姐兼母职。

唉，大姐，作为弟妹的实在“欠”你太多太多了……，愿你在天之灵，能和姐夫、爸妈以及亲友们之灵，一齐安息！

在姐姐去世一周年之后，更在一年一度的父母亲节之后，作此追思，也让天下女性和我姐姐一般德行者，永垂不朽！

（《岁月悠悠》2000-07-03 南洋商报）

家贫无奈做先生

在《怀蔡晖》一文中，提起1951年我到吉隆坡州立学校念高师，过年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受……。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应该有所交代，乃将《家贫无奈做先生——写在“高师四十年”刊前》的序言作为楔子，俾读者能明梗概。（《高师四十年》是马来亚联合邦华文高级师范毕业教师职工会的纪念特刊。高师班是高级师范班的简称。笔者是该职工会的第一任主席。）

「家贫无奈做先生」。这是三四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从中国流传到新马一带的顺口溜。这似乎不大光彩，却也是实情。在1985年初，一群青年专访林连玉先生时问过这个问题：「您怎样决定从事教育工作的？」林先生不假思索他说，「家贫无奈做先生嘛……。」当时念师范可以免费，出来有一份职业。进了这一行，职责所在，时代的需要，就这样干下来了，林先生说得就这么简单，我则颇有同感。

1950年，我在麻坡中化中学初中毕业。毕业典礼过后，同学们劳燕纷飞。有的到社会大学去磨炼，有的到新加坡去投考高中，有的则就地转向英校去，我则茫然然。

一个傍晚，刘发振和郑振忠两位同学到宿舍来找我，约我向吉隆坡州立学校的高师班报名。三个经济不行的家伙，谈来谈去，还没有结论，便去向陈人浩校长请教，要他替我们抉择。

陈校长沉吟一下说，升高中当然不错，但是你们已无选择，因为你们自知没有财力到外地去升学。再说高中毕业后还是要就业，就业之路，除劳力之外，一当文员，二当教师……。这么说来，去念高师是一条可行之路，一则免费，再则是专业训练，毕业出来就是合格教师，既可深造，工作也现成，你们要去州立，我和州立校长丁品松先生，高师班主任陈昌豪先生都认识，我替你们写封介绍信，托他们替你们安排住宿吧。……

当初中会考成绩公布，我们三人都榜上有名，便向州立高师班报名了。当州立高师录取名单也有我们的名额之后，我们这三人行便组成了。一晃两年过去，出来当华小教师，刘发振同学则辗转执教，返回麻坡中化小学任职，郑振忠同学一直留在巴生共和小学，我呢，也成了半个或者说是大半个吉隆坡人了。

说起吉隆坡和州立高师班，都有吸引我条件，那须从毕业班旅行的印象说起，在家里我比姐弟们都强，小时候，我有机会跟伯母到街上去卖菜，也有机会到某店铺去领取隔天的旧报纸回家阅读，更有机会跟伯母乘小电船到班卒(当时尚无公路通武吉甘密而去麻坡)，改乘汽车到麻坡，再乘黄包车到医院去探三姑妈的病；最远一次是到古来、士年纳去探望堂姐，第一次看到火车路，却没有看到火车，但都由于年幼，没有很深的认识。直到1950年初，沈茂桂同学邀我跟罗里到马六甲一趟，才较有印象。所以，毕业班旅行中南马，是我平生大事，也是促成我到州立念高师班的因素之一。

原来，我到吉隆坡是下午时分，路经华体运动场，看到好多人在踢足球、打网球和羽球，好热闹。下榻于暗邦路口的潮

州八邑会馆，卸下行李，由郑寅先生带路，游湖滨公园，夕阳下的湖光山色，实在心旷神怡。第二天一早拜访雪州教育局，当时的教育局坐落在公园路，来自麻坡平原的我们，来到这么蜿蜒曲折甚至狭小陡斜的山路，在大露迷空，绿树洋楼，盘旋行车，都有山在虚无缥缈中之感觉，颇有武陵源不过如此之概。及至到了州立学校，现在的东姑公园和室内体育馆当年还是军队扎营处，一片森严。却一座不很「起眼」的矮校舍在山下，觉得很宁静，操场上有学生体育，导师则是年青的小伙子，听说是高师生在「实习」，看到他们精神抖擞，跳跃翻腾，令我神往，参观高师班上课，他们和我们年龄相仿佛，却有了老师样，别有一番感触在心头。……

以上种种，我不知刘发振和郑振忠同学是否有同感。不过，当他们邀我一起负笈之时，那吉隆坡的风景和州立高师班的学习，尤其想到我也有上体育课的神气，一如那两个小伙子之时，我再也没有犹豫了。

由此可见，我从念师范而到从事教育工作，都是家贫无奈做先生的写照，也适逢华教风雨飘摇中，在时代巨轮中的一枚螺丝钉，已经是过河卒子，义无反顾，实在是逼上梁山的。回首高师四十年，华教工作四十年，尽了时代的任务，尤其是我全体高师同学，在这四十年来的鞠躬尽瘁，没有功也有劳，是堪以告慰的！

（《岁月悠悠》1992-03-23 南洋商报）

州立高师的生离死别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这不知是谁的感叹？只记得苏东坡在《水调歌头》里说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道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位女诗人不知是不是读了柳永《雨霖铃》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或者也同时读了李清照《武陵春》的「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盖括地道出一句「生离是朦胧的月色，死别是憔悴的落花！」我读了也低回不已，因为我在州立高师两年生活中，就有过这样的生离死别。

五湖四海过江龙

说起州立高师班，在当时是比较独特的。她是全马唯一附属在小学里的高师班，所以她不像坤成高师、芙蓉中华高师、马六甲培风高师或怡保育才的高师，都有来自本校的毕业生为班底，而州立高师却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过江龙，谁都不是地头蛇。我说他们都是过江龙，因为他们都是过五关斩六将，在初中会考跃登龙门的（包括我在内）；地头蛇嘛，只是一句对比，并无恶意，各校兄弟姐妹的班底们包涵则个。

至于教育部会在州立学校附设高师班，应该是别无选择的最佳选择。因为培育师资是不分性别，男女兼收的，坤成是女中，仅收女学员，尊孔是男中，但中小学在一起共同校舍，早已爆满，再也腾不出教室来开高师班，文良港中华中小学也如